

# 疾風知勁草

## 趙知遠的故事

(上)

● 陳邦夔 (自由作家)

### 大將傳奇風格獨具

近年來，大眾傳播媒體中最熱門的話題，除了政府施政動向和兩岸關係外，就是立法院。立法院也是讓政府官員「最感頭疼」的地方。然而，一位屬於政府最高軍事單位的國防部副部長趙知遠上將，他屢次到立法院備詢，不僅不感威脅，而且還能捋捋立委大人的虎鬚，也回敬他們噹噹「頭痛」的滋味。由於他坦率無私，有時會說出別人不愛聽的話；有時他會認定一個事實，表達出與他長官不盡相同的意見，直言無隱，可說一新耳目，因此廣受到新聞界的青睞，爭相報導其人其事，而坊間更流傳他很多膾炙人口的趣談。

有人說，趙知遠上將，算得是一位當代奇人，因為他敢作敢當，實話實說的行事風格，在目前的政壇上，並不常見，他的自我要求是：「只論是非、服從真理、個人進退、決不綽懷。」

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一日，趙知遠以國防

部副部長身分，在立法院，爲了「尹清楓案」備詢，當時的立法院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

陳水扁，要求把軍中「尹」案的關係人王萬瑩等八人，召集來立法院直接問話，趙根據憲法六十二條至七十六條立法院權責之規定，回應艱難照辦。陳則根據憲法六十七條堅持可行，趙答，立法委員的職權，只是問政，不是問案，問案是屬於司法單位的權責，本案軍方正在依法審理中，「『民主』，是要尊重『法治』的，如果逾越了，是我的失職，也是違憲」。如是雙方互抬憲法，僵持不下，陳心感不快，就請趙下去，趙仍據原位屹立不動，只好由主席宣佈暫時休會。在休會之時，趙對諸位立委表示：「我是軍人，我站在法理的立場，一定堅持到底，所謂士可殺、不可辱……」

經過了四個小時、下午復會後，陳水扁請國防部長孫震解釋趙的「違憲說」，孫答以「是否違憲何必問我，請大法官釋憲好了。」陳只好說：「趙知遠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。」而結束了這段爭執，此後趙依舊受

邀到立法院應詢，卻再也見不到陳委員質詢他了。

趙知遠能在法律專家陳水扁，民意高張的立法院，不失自己的尊嚴與立場，有如此表現，在常到立法院，排排坐吃螺絲的政府大員中，算是罕見。

又有一次，他對國家定位問題的日見模糊，感痛甚深，因而在立法院侃侃而談，闡述當前國家認同的重要性，尤其是作爲一個軍人，受到不認同中華民國民意代表的誤導，而忽略了國家意識，將是一件很危險的事，孫子兵法的「道天地將法」中的「道」就是這個意思。現在軍中民間的教育，都不願碰觸這個問題，更遑論國民革命軍的「明恥教戰」了！

對於「一九九五年，閏八月」一書，趙知遠曾提出他自己的研究觀點，他認爲每一位軍官都應該去閱讀、去體認，因爲對敵人任何一個可能的行動，都值得深入研判，方可在戰爭發生之時，從容應變。當時國防部孫震部長看了這本書後，也公開肯定，但是

這和三軍統帥的調門卻不一樣，因此有人爲他捏了一把冷汗。而趙知遠卻表示對他的研究心得負責；表現出有擔當的軍人本色。其實平心而論，作爲一個最高統帥的人，他要安定民心，宏觀大局，有其不同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，何況任何事，見仁見智各有所本，應該不以爲忤才對，也可顯示最高統帥崇高的度量。

此外，衆所矚目的D55經國號戰機，和A7C教練機，在政策單位和生產單位都以此國人自製的產品而驕傲，在討論可否外銷之際，趙卻在立法院備詢時，秉持他的「技術良知」公開了D55因受研發和生產併行之影響，且很坦白地指出，目前尚未臻穩定成熟，而否定了「揠苗助長」的作法。他發表這個看法是八十三年五月，兩年以來，航發中心針對問題，努力的改正，確有超前的表現，不但經國號戰機已在八十四年十二月於清泉崗基地正式成軍，擔任戰備，而且外銷的可行性已日漸增大。

七十八年十一月間，參謀總長及三軍總司令，醞釀著要作局部調整的消息，甚囂塵上。傳聞趙知遠以資深務實的優越條件，將由副參謀總長，調任空軍總司令。層峯的屬意，已被各媒體作了報導；趙的小檔案和照片紛紛見報。及至總長和總統召見時，他都表示：爲了促進國軍精壯和幹部年輕化，希望年輕人接替比較好。並在現任的兩位副總司令中，舉薦林文禮中將接任。趙的另外一

層意思是，他自忖自空軍基層做起，從少尉飛行員到上將副總長，每個職務都能去用心體會，累積了這麼多年的經驗，留在參謀本部、輔弼決策，也是很有意義的事。當時總統遂採納了他的意見。

此外，他能把軍中政治作戰的戰法和蔣中正元帥的「三分軍事、七分政治」，在越戰期間任職援越軍事顧問團時，加以印證發揮，並且確實去做。他覺得越做越能顯現它的功能，回國後每對同事提起覺得與越共作戰，七分政治還不夠，應佔九分才對。

## 虎父虎子日月同生

趙知遠祖籍湖北隨縣，出生在北平方家胡同一個小四合院裡，從小學到中學都是以「北京人」自居，直到後來考進空軍官校，才報准恢復湖北原籍。因爲他出生的那一年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九日，他父親趙永安先生適爲二十四歲，是一位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醫師，父子二人同月同日生，生肖屬虎，虎父虎子，故乳名叫「同生」，真是巧合，也是佳話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趙知遠剛好十一歲，第一次回鄉，聽祖父細說家世，因爲年事太輕，興味索然。只知他們的先祖是宋朝的一位大將軍，率軍征戰，隨縣是兵家必爭之地，戰爭結束，就在此落地生根了。

民國二十二年趙的生母病逝北平，二十六年趙父奉調廣州「孫逸仙博士醫院」，一

家人聽此好消息，雀躍不已，正準備東裝南行就任，七七事變猝然發生，一時風雲變色，平漢鐵路被日機炸得柔腸寸斷，行不得也。適協和醫院美籍副院長C.P.巴，自天津來電相約於十二日在天津車站迎接，但火車於晚上七時才到達天津。時逢北平五所大學的學生，都紛紛改道逃亡大後方，天津車站日本鬼子佈下天羅地網。趙父是一位醫生，年紀又輕，文質彬彬的，看來很像大學生，一下被日軍發現，不由分說，就抓進柵欄中間起來。趙知遠和繼母、姐姐三人，一時不知所措。最糟糕的是所有盤纏，都放在他父親身上。幸好巴副院長及時趕到，一個人高馬大的洋人，趁亂掩護一家人脫困，並引進他預先準備的車輛，送往法租界裕中飯店。還把自己的套房，讓與他們一家人暫住。

八月十三日，日軍用強勢軍力進攻上海，蔣委員長以「國家至上、民族至上、意志集中、力量集中」號召全國軍民奮起抗戰，十六日巴副院長送趙氏全家，自港口上船赴粵。

八月三十一日趙知遠一家人甫抵目的地，就碰上日機首次轟炸廣州，這以後就不斷地從空中肆虐，日以繼夜警報不斷，逼得他父親只好辭職回歸故里，趙終算進入了隨縣的縣立小學，繼續了他的學業。

抗戰時期的大後方，爲了救亡圖存，到處流行學生演話劇，而且要說北平話。趙出生北平，說得一口「京片子」，因此在校籌

演話劇時，趙就被指定了扮演主角——游擊隊隊長。演到父母妻兒都被日軍殘害時，他真情流露、潸潸淚下，全場觀眾為之動容。

二十八年考進空軍幼年學校第一期後，繼續演話劇；在四川灌縣飾演「黑字二十八」抗日間諜劇中的楊興福，一個可憐的小漢奸；三十七年六月，於空軍官校二十六期「天國春秋」劇中飾演「北王韋昌輝」——一個與東王爭權的大叛徒；四十五年在桃園五大隊飾演「家花香」的小表弟，還兼任副導演。他還把他結婚用的傢俱，全搬上舞台來作道具。

那年秋天，他和畢業於國防醫學院護理部的趙植桂小姐成親了。趙夫人出身陝西名門，學有專長，是一位深具愛心的護士，也是一位注射高手，曾被病人取名為：「神針趙植桂，打針真乾脆」，近年來她又師承張炳煌先生，寫得一手好字。四十七年六月七日，長子趙祖怡出生，後來做了三軍總醫院的主治醫師，並以「研究腫瘤之防治」一文，榮獲博士學位，也是一位國軍的模範醫師。次子趙祖康，留美深造，已獲碩士學位。他家一門四傑，各有所長。

## 袍澤情深不做大帥

民國六十三年，趙知遠擔任「志航」聯隊政戰部主任時，接到上級的一份工作指示：「面對問題向官兵說清楚，講明白。」他認為是非常開明和正確的，但是如何去發掘

官兵中的問題，是一門最大的「心法」。他很理解當時蔣經國先生的平實作風，他要求做一個領導幹部的人，要擺脫「做官」的虛矯身段，走進群眾，才能從瞭解中找出問題，其實趙在那份指示頒發之前，早已行之有年，並習以為常了。他在任職空軍五大隊，二十七中隊長時，雖是每日忙於戰訓，但從不中斷到跑道頭警戒室和機工長待命室，機械士的家中或單身宿舍，或到地勤餐廳吃客飯，參加基層榮團會（註），工作檢討會、到基地醫院看病人……。

他自我要求很嚴，對飛行員從事戰訓，也依此要求所屬，一點一滴，絕不能馬虎。因為戰鬥機部隊，是以單機戰技為基礎，而編隊作戰，更是講求紀律，注重默契，各種要訣必須遵守，因此他信賞必罰，人人敬畏。他治軍很嚴，卻有一顆赤子之心，在他擔任少尉飛行員時，看到一位劉姓的機械士，公餘的時候喜歡啃英文。那時軍人待遇菲薄，又沒法找老師補習，趙體其心志可嘉，將一部僅有的收音機相贈，俾能按時收聽英文教學節目。

後來事隔近三十年，趙做了空軍總部作戰組長，有一天一位航機中校求見，趙見面並不認識，經過劉中校當場提出這段往事，並表達了衷心感謝之意後，趙才想起，兩人心中都感覺到無限的溫馨和快樂。

趙處理錢財的觀念，是不借錢給人家，但在對方確需幫助時，也會量力奉送。送錢

的方法也很特別，四十九年，有一位S同學，因有急用要借一千二百塊錢，當時他拒絕了。但同意替他起個會，趙自任會頭，就很快湊足一千二百塊錢給他，此後每月收S同學一百元會費。事實上沒有起會，是趙約了五位同學，連他自己，每人湊了二百元明為起會，實為奉送，一年後時間到，並將S同學每月交的一百元累積的總數一千二百元再悉數交給他，使他喜出望外，感動不已。

還有一位幼校的同學王枝，是一位越南的華僑，民國三十八年政府在大陸撤退，他回到僑居地越南，後來越南也吃緊，他又逃到台北來，受到趙的照顧，稍後再得王的老丈人之助，使王的一家人移民美國定居，去年王枝在蒲陽北美通訊「憶故人」一文中曾特別敘述當年在難中受趙資助之實情，茲抄錄原文的一段……：

「在越戰方酣之際，當我得悉趙知遠為我國駐越軍援顧問團團員，即設法與他見面，一盡地主之誼，邀他到家裡吃頓飯，但事後想來，都不敢一而再了，因為越共特務專對外國軍援人員施行暗殺，安全可靠……」

當趙知遠知道我到了台北後，也給予我一家人極大的幫助，那年農曆元旦，天還未亮，他即來探望，送了我一筆足以應急的款項，我知道軍公人員的待遇有限，那能貿然接受？當時他說：「這些算是我借給你的，好嗎？」如此盛情美意卻之不恭，只好接受了他的接濟……：我今能移民美國，此機會

的導源，實與趙知遠有關……」。

此外，凡是他跟過的長官，像司徒福、蔡名水、冷培澍、梁德智等在病中，他都要抽空常去探望。還有遠從尼加拉瓜回國就醫的朱文豪，孤身住在醫院，幾乎天天要去看，他也曾和杜松培同學照顧殉職同學林黃鵠的母親，直到她撒手人寰！

民國七十六年，趙知遠接任空軍副總司令，初到任時他為了解軍情，天天在辦公室加班，二等兵候鴻圖不知是否受到感動，某夜主動為他泡上一杯熱茶端上，隨即關心地說：「請長官注重身體，不要太勞累了。」此話出自一個小兵口中，頓覺無限溫暖湧上心頭。趙問他：「你以前對軍人的印象如何？」對方答：「不敢說」，「沒關係你可以把內心的話說出來，」二等兵有些調皮地說：「張大帥！」「真的嗎？那現在呢？」「長官你很大和氣，但是下面的長官們還有不少的『張大帥』！」趙聽此言非常震驚，他自忖這多年來國軍的開明進步，是有目共睹的事實，如果真的還存在這些「個案」他要向決策單位建言了。由於趙的性格，就這樣交了不少的小兵朋友。

## 兵棋推演出神入化

兵棋推演，是軍人作戰時，遭遇各種狀況，模擬致勝的習題，凡是作為參謀、指揮官的，無論是哪一層級，或是戰術戰略，都要在這一方面反覆磨練。趙知遠出身空軍「

科班」，從基層而聯隊到高級司令部，再加上指參和戰爭學院的教育，總是細心體察，對一般人認為空軍作戰速度太快，不適合兵棋推演，只有陸軍才有實驗的空間和需要，卻大不以為然，因而以他多年的研究所得，據理力爭。他認為兵棋推演，無關乎軍種和軍隊運動的快慢，且正因為飛機以超音速在空中飛行，自不可能遇到狀況停下來研究下一步怎樣做，所以更要藉兵棋推演方式，在演習台前（現已可用電腦動畫的方式進行，更能臻於機動完善）集群體的經驗智慧，有更多的討論——包括戰史及思考的空間，作為各種狀況因應的借鏡。民國六十六年，他曾以空軍第三聯隊副隊長的身份，被徵調為空軍兵棋推演的主推官，針對國防部下達的作戰任務，用八個狀況誘導，進行推演，由參謀本部副總長執行官郝柏村上將，率各聯參次長親臨視導，並邀請美顧問團及協防司令部等重要幹部數十人參加。

此次推演是主推官依據有關戰略態勢分析比較，提出戰術處置可行方案，用層層剝蕉的方法來探究問題的核心。當進行到第六個狀況時，一位上校被問得無言以對，此時主推官趙知遠突然下達結論，認為參謀本部賦予的任務，在那種狀況之下，無法達成，並即席提出適當的建議提供上級參考，這和以往的推演「圍圖吞棗」而「套招」完成結論，大異其趣，但卻是一次實事求是的創新作為。民國六十九年八月，趙從國防部作戰

參謀助理次長，奉調空軍總部作戰署長，到職當天，烏鐵總司令即賦予盡速研究空軍作戰八大方案，務期以現有之戰力、反覆推敲、消除死角，落實效果。自那時起，他召集了空軍幾位實戰精英，加上他的幕僚，親自主持，度過了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的煎熬，歷時八個月，如期研究完成。適巧完成不久，宋長志總長下令各軍種分別實施年度兵棋推演。

趙知遠再次膺任主推官，他抬頭不看圖說，低頭不看腳本，各種狀況都溶入腦海，遇到高難度問題，也能侃侃而談，應對起來俐落如流水、辯才無礙。他讓臨場的專業將校、友軍代表，除了心中讚許之外，就好像身歷其境，置身戰場一樣。

推演結束，聯五次長立刻趨前向烏總司令握手道賀，連稱：「好狀況、好演員、好導演！」後來，趙知遠在七十一年接任了國防部情報次長，廣續創立了「國軍情報工作的兵棋推演」制度，以求情報工作計劃，落在執行效果上，此後十年中，他指導了陸、海、空、勤、警的參二部門，和國軍情治單位力行這個「居安思危、有備無患」的制度，一直到現在仍不懈怠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榮譽團結會，是國軍部隊的一種開明制度，每月召開一次，全體官兵參加，並推派一位官兵擔任主席，部隊長出席指導，內容以「人事、財務、意見、獎懲」等四大公開，以促進部隊團結進步。